

資本主義多元化社會的幻象

百里希——評介「少數人的民主」

今天，全世界已經迅速認識到，進步不再能用科技或者物質標準來衡量，一個在道德、美術、政治、環境各方面均呈現退化情形的社會，並不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不論它的人民多麼富有，科技多麼領先。

——Alvin Toffler「第三波」

前言

長久以來，美國被認為是一個兼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軍事、種族、性別、宗教和職業等利益的「多元性民主」國家。美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陣營也一再宣稱美國的社會結構是關於「權力」如何

分配，「民主」如何運作的最佳典範。他們聲稱：多元性社會的權力由代表人民的各機關分享；沒有一個社會團體能夠永久享有特權或不斷遭遇到不平等的待遇；而且利益分配大體說來是公平的，至少不會過於嚴苛。

如果多元化社會確實有上述的效果，當然是值得

全世界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效法並努力追求的目標。然而美國這個多元性社會的權力系統和利益分配究竟真象如何，却是應該加以深入追究和了解的大問題。

經過六〇年代美國知識青年的反文化運動，及黑人、窮人、少數民族和白人同情者對不平等待遇的抗議行動洗禮之後，在七〇年代美國知識份子開始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層面，甚至美國的意識型態，作全面的大自省，大批判。「少數人的民主」(Democracy for the Few) 就是一本彙結這些反省和批判的書。作者是美國政治學者麥科·巴命蒂(Michael Parenti)，中譯者是楊祖珺。(四季出版社發行)

一

巴命蒂在本書第一章聲明：「本書主要的意見之一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有着密切的關係。許多政治家故意忽略權力與財富的關係，至多也祇是把那些企業鉅子當作利益集團之一而已。」實際上，政治權力與大財團的結合構成美國行政與公眾事務的指導原則，同時也是形成美國人思想方式的主要源流，由此

而產生四種價值觀：一、以物質上的成功決定一個人生命意義的標準。二、競爭性的自我主義主宰一切。三、害怕平等，認為祇有佔得上位時，才可能找到安全。四、永無滿足的貪得心理，認為捱窮受苦的人是自己的能力不足。巴命蒂指出這類價值觀是造成美國這個多元性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一些統計資料顯示：約有八千萬美國人的收入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準，約有四千萬人生活於極端貧窮與匱乏中，其中只有五百四十萬人得到社會救濟。這些不幸的人們在流行的價值觀下，往往把他們的遭遇解釋成外在世界加諸他們及其家庭的報應，進而懷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存在價值。雖然如此，美國多元論者的利益團體政治學，仍然強調「多元的平衡主義」的優越，無視貧富不均的現象，他們的引證多根據全人口中非常有限的一部份利益數據，看問題習慣用公司資本主義的眼光。這種觀點可上溯到一七八七年美國開國元老們聚集費城設計憲法時，就已輸入美國的憲法中。這些元老不是大商人、大銀行家，就是大莊主、大律師，而且不少人同屬同一家族，要不就是事業上的盟友，或是軍事和外交方面服務多年的同事，彼此關係極為密切。他們一致

的觀點是要把美國憲法奠基在私有財產制上。例如大名鼎鼎的漢米爾頓當時就說：「所有的民衆分爲少數人與多數人，前者就是富人和出身高貴者，後者就是大多數人民。『天聽自我民聽』這句名言，不斷爲人所引用和相信，實際上這是假話。民衆是騷亂狂劣，變換無常的，他很少能判斷是非對錯，辨別公理正義。因此應該讓前者在政府中得到比較特殊、永久的參與權利。」因此，根據憲法而運作的美國式民主政治，表面上看來是一場公平、自由的參與競賽，而實質的意義不過是人人有平等機會來參加競技大會，以擊敗別人爲目的，而非人人有均等機會來享受平等的權力與利益分配。民主經常被比喻爲比賽規則，巴侖蒂批評說：「對於那些千百萬根本沒有機會參加比賽的民衆來說，比賽規則又有什麼用呢？」

二

美國柯立芝總統曾經說過：「政府的業務也就等於商務」，可謂一語道破資本主義多元化社會的本質。也正因爲如此，商人們堅稱自由市場對大家都有好處，任何對於自由競爭經濟體制的嚴厲批評，他們視

若無睹。相反地，對政府所能提供的好處却極具興趣，如保護稅率、公家補貼金、價格條例、契約自由制度、專利權、商標等等。有錢人以爲政府的功用，不過在促使市場社會的運作。每當政府干涉經濟問題，幾乎總是站在強者的一邊來對付弱者，失業率、不幸、和饑餓困着無數農民、工人和礦工，然而仍得不到政府官員的幫助。從地方政府以至總統和聯邦最高法院，法律條文的力量均是用來粉碎勞工的「圖謀不軌」。一九七〇年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在電視訪問中說：「正義祇是法治內的偶發情形，它是法治的部份而非全部。」那麼法律和秩序的全部是什麼呢？巴侖蒂在書中寫道：「當我們聽到立法人員、法院、警察一再聲稱他們要維護我們的秩序時，他們也的確在保護我們的秩序，祇是那種秩序是由控制我們經濟、工業、教育、交通、醫療和社會制度的人，自我派任，私相授受來制定的。」

在美國，法律和財產間密切的關連，還可從一般法學院的課程中看出，那些學法律的學生，他們所學的公司法、稅法、保險法、土地法，以及民事訴訟的侵權賠償等等，大都是根據有產的觀點而寫成的法律

。美國著名的消費者保護運動律師賴夫·耐德（Ralph Nader）一度估計：橘子水公司每年由於稀釋其成品而自消費者身上榨取的錢，要比所有銀行搶犯搶的錢還多。巴命蒂警告稱：「經濟犯罪通常比工人犯罪更能造成社會上嚴重的損失，因為經濟犯罪往往牽連上數百萬消費者、勞工的健康、安全及收入」。易言之，資本主義多元性社會所謂之公平競爭實是假象，它的不平等性質早已隱藏在法律中。

三

要想談民主，就得談談獨立自由的新聞界，經常有許多人認為美國就擁有一個這樣子的新聞界。事實上，美國大眾傳播受到控制的種種情況，比起其他國家雖說是比較錯綜複雜，比較不嚴厲，但是任何人想要討論「新聞自由」，仍然不得不面對經濟和政治現實問題，因為經濟和政治現實決定了誰擁有或者操縱大眾傳播工具。巴命蒂敘述美國新聞界這種狀況說：「我們該看到什麼，該聽到什麼，全都是由那些控制傳播工具者來決定。我們本欲藉科技來拓展我們的視野，實際上我們却失去了對感官經驗的控制。」

美國的電視和報紙，本身就是大企業，電視台、電台和報紙的主要功用，並不是在提供消息給羣衆，而是在爲他們的老闆賺大錢，這樣的目標，與新聞之爲民喉舌的要求根本風馬牛不相及。目前美國獨立經營的報紙已很少，大部份都合併於像赫斯特、甘耐特、庫伯利等少數人的名下。正如巴命蒂所描述的：「報紙不再具有獨立的個性、勇氣、及爲大眾服務的奉獻精神，而變成了和房地產、化學肥料、電子製品一樣，只不過是登記有案的『人財產而已』。大眾傳播媒介中幾乎沒有較強烈的自由主義或激進的意見，偶而新聞媒介也會關心到衆所矚目的問題，或對官方措施提出批評性的見解，但馬上就會遭到美國政府的脅迫打擊。幾乎毫無例外地，政府官僚視任何置他們於不利地位的新聞爲「偏差」、「分歧」，並想盡辦法對記者施加壓力，將他們帶到「正確」和「客觀」的觀點，而官僚們所認爲的「正確」「客觀」，即非批評的和支持的。巴命蒂說：「當然，政府是依自己的滿意與否來決定誰偏差，誰不偏差」。根本上，也只有社會大眾自身擁有了傳播媒介，才是防止傳播媒介被壟斷的唯一護身符，此外藉各種明訂的法律條款，

保障不同的意見，更是維護溝通及討論自由的最後堡壘。

四

十九世紀初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 (Tocqueville) 說過，「中產階級沒有興趣去控制勞工大眾，祇不過要利用他們而已」。在美國，看到私人財富與大眾貧困的情況經常並存，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二者是一起發展的。商業力量與政府勾結的一套公式可以在勞工安全的領域中看得出來。礦務局放任勞工安全的法規，使得美國礦工勞動條件處於世界上最差地區中的一個，同時使得礦產公司得到了百分之十五的利潤。煤礦老闆完全忽視對安全的管理，即使聯邦檢查人員提出安全有虞的報告，他們也仍舊不會受到什麼處罰，且由於得不到礦場業主合作，州方的檢查人員很難得到進入礦區的通行證。

在其他各業的勞工其遭遇比礦工好不了多少，例如喬治城鋼鐵工廠中，一年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受傷。由於政府主管部門沒有提供足夠的保護措施，數千名石棉工人因患肺癌而早死。平均每年有一萬四千多美

國人死於工作意外，有二百五十萬人因與工作有關的疾病及意外而告傷殘。在一千三百三十九家與政府有業務來往的公司中，百分之九十五連最低的安全健康標準都未達到。

美國政府於七〇年代前期開始大肆宣傳「對污染之戰」，但其成效屈指可數。巴侖蒂指控：「沒有一個地方、州、或聯邦機構，曾經對那些污染空氣者提出任何控訴。」州、地方及聯邦政府在推動污染防治的過程中，就像他們在解決每一種問題時的態度一樣，污染問題的解決一定要配合資本家生產系統的私人利益。對於某些工業而言，例如化肥及農藥工業，污染者得到的報酬比處罰還要多得多。為什麼會這樣呢？說穿了就是大眾的利益和財團的利潤衝突的結果。

五

談到民主就不能不說一說法治，美國的法治一向為人所津津樂道，尤其它的聯邦最高法院在世人心目中象徵了正義的化身。但是巴侖蒂在本書中引證很多資料後指出：「最高法院並非我們政治自由的保護者，它也不是抵抗政府壓力的堡壘，反而它經常與國會

和各州亦步亦趨地扼殺持異議者，甚至製造奸滑的名詞，如『明顯而立卽的危險』之類的原則出來，想要說服我們，相信他們的作爲是符合憲法規定的。」

不過，在美國歷史上，仍然出過二位與衆不同的大法官，他們秉持其偉大的信念和正直的胸懷，爲保障言論自由作過令人感動的努力。一位是博來克（Balck），他曾說：「法律是用來保護那些可能被我們認爲是異端的言論的，安全和正統的意見很少需要憲法的保護」。另外一位「叛徒」是大法官道格拉斯（Douglas），他提醒最高法院說：「假如不同的政治信仰必須予以擊敗，那麼，它應該在觀念市場中進行，而不宜針對觀念持有者強加追擊」。又說：「完整與自由的討論，甚至我們最痛恨的觀念，可以幫助我們考驗自己的偏見或成見」。

很顯然的，博來克和道格拉斯是少數。政治既得利益者對政治異議者的壓制，固然是出於保護我們免受有害思想之害的考慮，但也相對剝奪了我們去聽、去辯論、去做自己決定的機會。巴命蒂感慨的說：「思想的交換之所以成爲禁忌，乃因爲持異見之人要不就是閉嘴不談，要不就是鋸鐮入獄」。

結語

巴命蒂這本書對許多讀過它的人來說，都有一種震撼之感，這是因爲人類正處身於一個「不確定的年代」，以往世界各地從來沒有過這麼多人，包括受過良好教育和相當世故的人在內，在理性上陷入絕望的境地，處於衝突，困惑和不協調思想交織成的漩渦當中，互相牴觸的觀念不斷的搖撼着我們的心靈。也有人認爲作者把美國批判的如此不堪，美國還有希望嗎？實際上，如果我們捺下性子仔細讀完全書，不難發現作者正是因爲對美國及美國人懷抱了無限的期待，才這麼徹底的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法律作了一番總檢討、總反省。他在書中一再申述和平溝通與辯論的重要，正是這種心意的抒發。

對我國讀者來說，本書應可發生「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果。二、三十年來，我們在不斷的經濟成長過程中，固然改善了物質生活，但也不免犧牲了不少寶貴的東西。我們的民主法治已經够完美了嗎？我們的文化藝術生活豐富嗎？我們的社會福利辦的如何？勞工生活的照顧怎樣？農民的貢獻有沒有受到對

等的回饋？環境污染是不是很嚴重？朝野上下也許應該時時警惕我們莫非在步美國人的後塵？科技的應用，經濟的發展，都是必須的，也是無可避免的，但若因此而只有少數人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利益，那就值得大大地反省了。」

巴命帶這本書與其說在批判美國，不如說在批判美國所代表的制度和思想。我們是以民主主義為原則發展國民經濟的國家，國父孫中山先生說得很清楚：「民主主義目的是在打破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的「多元民主」論調，在美國已千瘡百孔，難以自圓其說，我們自當堅持民主主義追求經濟平等、社會民主之偉大原則，勇往邁進，慎防瞻前顧後，舉棋不

定而重蹈美國之覆轍。本書作者曾總結他對美國的期望是：「決策須由公眾以負責的方式來進行，藉以消除貧窮與污染。終止帝國主義，達成生活機會的平等。努力將人們的創造性情精力從不合理的社會目的及資本主義的桎梏中解脫出來」。正可謂與民主主義的崇高理想不謀而合。

最後引用巴命帶在書尾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並與讀者諸君共勉：「即使理想社會至今沒有一個定案的藍本，但人們有權要求一個公正合理的前途，更何況人們也已經提出他們的要求。我們相信，一個不可能為任何人動搖而屬於全人類的民主社會必將逐漸成形」。

本刊稿約

□本刊園地充分公開，任何一頁文字都歡迎投稿。

□但由於本刊係一書評書目的專業雜誌，故特別歡迎新書的評論及用心製作、且具相當可讀性的專題書目。

□自較稿長度依題材自有長短，一般性水準以上的文藝新書評論希望盡量短小精悍，如能在一千五百字內，自較易錄用。

□論述性文字論題請儘可能應時，論理儘量深入，文字儘量淺出，字數儘量壓縮，最好勿超過五千字以上，至多一萬字以內。

□訪問稿，請儘可能附上照片，訪問內容不厭其詳備、細膩。

□除現有專欄歡迎來稿外如有與書相關的系列文章本刊竭誠歡迎您也來開專欄。

□本刊儘量不更動來稿文字，如有更動必要儘量與作者連繫，請來稿朋友，不分本埠外埠儘可能註明連絡電話。

□本刊一般稿費約在三〇〇—四〇〇元，特約稿不在此限。稿費通常發表當期結算，至月底若未收到，請與本刊連繫。

□除稿費外，並寄奉作者當期雜誌二冊，稿件未經刊用，亦寄贈本社稿箋一疊，如未收到，亦請與本刊連絡。